

寶應縣志卷二十四

藝文志

論說

魏陳琳應機論

明劉永澄書座右

清朱士彥廣守道論

方園說

朱士端重修臧陳二烈士神像官服考

策議

漢臧旻救第五種書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目

藝文志

明劉永澄會試第五策

清喬萊束水注海四不可議

朱澤灃治河三策

劉台斗黃河南趨議

劉寶楠修建寶應祀典議

寶應縣志卷二十四

藝文志

論說

陳琳應機論

客有譏予者曰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振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據權姦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論說

二

藝文志

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有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陳之權於清廟之上者則枉矣陳俎豆之器於

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  
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妖宦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  
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  
爲封蛇幽鳩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  
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  
義也今主君以寬洪爲宇仁惠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  
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  
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  
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  
廣諫路賞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論說

三

藝文志

及求愆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  
故舉無遺聞而風烈宿宣也

劉永澄書座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如游鷄羣鶴  
骨自在此居鄉之利也而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  
行以不分白黑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如入鮑魚  
久與俱化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  
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故鄉人等之  
塗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矯

江南通志明儒學  
案俱載此篇無鄉

人等之塗

炭四句

朱士彥廣守道論

守道守官之說柳子厚論之詳矣然有未盡廣之曰人臣之於君也其尊如天生之惟君殺之惟君一旌之誤非大有害於事也而彼兢兢焉甯死不敢往以爲違君之命死棄君之官亦死均之死也死而棄官不如死而守官也夫天下之奪人守者豈惟君哉長官之於其屬也同官之執權者同朝之顯赫者皆能觸冒人夫長官之於屬也非能以喜怒生死我也不過能以我之賢否上之吾君耳同官同朝非能以喜怒黜陟我也不過能以我之賢否言之吾君耳使吾之所爲而否也則固宜

有禍適矣非諂媚所得免也如其賢也惡有賢而畏禍適者耶然而忠臣事君犯顏強諫剖心碎首而不悔至於權相姦豎惟所欲爲其有與之攘臂而爭者不數人焉其故何也烈士不難輕死生而庸人類皆重祿位今試有行者於此彳亍紆徐若無所忌也突有瘦狗嗥乎其側無不爲之怵焉悚於害也又試有博者其注不過一金而耿耿焉惴惴焉惟恐失而深冀其得也彼庸人之視祿位亦若是已矣故其初見有悖於禮拂於義者未嘗不怒形於色也繼且甘顏受之矣聞有悖於禮拂於義者未嘗不退有後言也繼且鉗口不言矣況乎衆

人是之一人不敢以爲非衆人非之一人不敢以爲是人皆應如響而我獨矯焉豈不難哉至若人雖不可畏而若人之親戚左右有可畏者不得不推畏其親戚左右者而畏之我不畏若人而我之親戚左右有畏之者不得不推愛其親戚左右者而畏之顧慮愈多私意愈熾志可奪氣不可伸馴至姦人得以長其惡而君不得有其臣非一朝夕之故也若君子之守道也不屈於威不惑於利不同於衆不顧於私其主之也專其拒之也嚴其持之也堅且久彼憫然肆其志者將有所憚而不得逞又烏乎乘吾閒而凌躐之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

也有守官之責者其凜之

朱士彥方圓說

天體圓而用方君則之地體方而用方臣則之世之言天者如笠如蓋如彈丸如卵是不天之體本圓乎地居天之中至靜而不變是不地之體本方乎其用奈何天以動爲用三百六十五度運而有常日月五星各居其重不可以上下也三垣二十八舍各居其次不可以凌歷也雖有歲差之異然疇人握算上下千百年可以坐致非其用之一定而不可改者乎地以生爲用凡在地之上者山川無論矣由人而飛走鱗介昆蟲草木自泰

古以來未有變其形與性者非其用之一定而不可改者乎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服色徽號器械時異世殊唯變所適是爲君之體也仁以愛之禮以治之自黃帝堯舜以至於今無異政無殊俗是爲君之用也自公孤以至羣士皆有等位不可踰越是爲臣之體也忠以事君敬以涖事守灋而無過不及不爲利回不爲威惕不徇朋比之私不恤子孫之計是爲臣之用也苟有姦佞亂賊則必背公向私攘國肥家一反乎義之所爲故曰君法天體圓而用方臣法地體方而用方

朱士端重修漢臧陳二烈士神像官服考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論說

六

藝文志

謹按烈士幘頭舊有兩耳方氏通雅云古分冕弁冠漢晉分幘巾帽皆通稱也古冒務無毋牟莫勉皆一聲之轉漢魏晉謂漆紗之冠曰幘通用曰巾幘輿服志云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玉海引漢孝文高其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續漢書輿服志漢輿續其顏卻擦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又輿服雜事云漢桓帝延熹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孔叢子廣服篇云題頭也顛

顏頰額也蔡邕獨斷云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方氏通雅云耳者卽近代之帽翅封氏聞見記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後幘髮故俗謂之幘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內供奉以羅爲之其脚稍長士庶多以絀縵而脚稍短開元燕公張說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据此唐謂之脚卽漢謂之耳中華古今注謂周武帝裁四脚則坊刻本轉寫之譌近阮氏摹刻顧虎頭列女傳畫像載漢嚴延年爲河南太守母生五子皆二千石所畫幘頭皆有兩耳是其證又漢制太守袍用朱色嘗見袁安臥雪圖其書服色正用朱爾雅三染謂之纁注

纁絳也說文絳大赤也士冠禮注凡染絳三人謂之纁朱則四人與今烈士象巾幘無兩耳年久奪落也袍色用藍淺人所改也闕者補之譌者正之後學者責焉

策議

臧旻救第五種書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逃亡之行赦其射鈎之讎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勞終

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盜賊公負罪至微薄非有大惡者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劉永澄會試第五策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策議

八

藝文志

嘗聞治亂安危之機燭未然者難知燭將然者易知圖將然者易返圖已然者難返今天下之危亂未然耶將然耶已然耶謂其已然而土崩瓦解之象茫若無覩謂其將然未然而人心業已杭隍國勢業已震盪語曰未事嘗苦不信有事嘗苦無及以今之事籌今之時雖欲不信亦不可得矣執事以今何如時耶太阿竊於僕御名器濫於私人荼毒遍於縉紳撫字艱於牧伯言開採則揭竿之呼起言稅權則反戈之變聞陵儒紳則青衿露刃藪逋逃則亡命作使紀綱陵而不振法律縱而不操中外岌岌有異志矣皇上得微以西夏之變朝鮮之



警播酋之釁隨發隨滅爲威靈之遐暢耶姑無論吳蜀  
淮蔡之事卽之三者皆發端於域外借力於全盛猶然  
朽甲頓兵敝士馬而虛海內設難起蕭牆何以備之禍  
生肘腋何以應之夫閹豎之播虐蕭牆之難也庶官之  
私置肘腋之禍也人患無以奪之柄而吾深患其柄之  
奪人患無以褫之官而吾尤患其官之褫也苟奪其柄  
褫其官而彼內不容於鄉閭外不容於官府前有所迫  
後無所資其勢將無乎不爲而能駢首就小吏之縛耶  
故閹豎之權摧之早則變速而小摧之晚則變遲而大  
變之速特起於牙儻椎埋之徒而獨力易制變之遲乃  
寶應縣志

並發乎積怨深怒之民而分裂難挽其去周之列國漢  
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夷狄不啻矣賈生曰抱火厝之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夫未然之火  
輒不勝痛哭流涕之情矧其熒熒將燎於原者耶嗟夫  
治有始基亂有始兆當夫銜憲握符之初主意未決渙  
汗未頒卽二三小人抑且潛伺執政之意以爲左右袒  
是時誰爲首肯誰爲縱與誰爲禍階夫今日雖善者毋  
以施其力矣愚生操過計於徙薪抱隱憂於竭澤管見  
止此執事其進而教之否

喬萊束水注海四不可議

淮揚二十年來疊罹水患異慘奇災民貧次骨予飢予溺廛宵旰之憂者匪一日矣發粟蠲租沐浩蕩之恩者非一事矣乃又發帑金濬海口欲使沮洳之鄉皆成膏沃汪洋之境悉藝桑麻此高寶興鹽山江泰七邑之白叟黃童面聆天語感激而泣下也今河臣靳輔臬臣于成龍持議不合致煩睿慮詢及臣等土著之人臣等感激惶懼敢不爲我皇上陳之竊以皇上聖恩如天欲救七邑災民而七邑災民望救於皇上者原不過開濬海口耳部臣伊桑阿等之踏勘臬臣于成龍之董理亦不過開濬海口耳海口原有故道長河曲港脈絡相連但塞者通之淺者深之俾減水壩減下之水及靈霖滄瀆之水悉趨於海則民得以耕耨矣且不壞田廬不掘邱墓上不至重費國帑下可以立甦民困所謂爲下必因川澤固事易而功倍耳于成龍之議乃七邑災民之心卽皇上救七邑災民之心也若河臣靳輔久任河工勤勞夙著獨此番建議臣等愚昧未敢以爲然也河臣之議開大河建長堤河寬一百五十丈至一百八十丈堤起車邏鎮至高郵又起高郵歷興化白駒場以至於海等語夫此數百里之內毀其村落則聚廬而處者無託足之地矣壞其隴畝則力耕而食者無半菽之資矣又

且掘墟墓拋白骨異慘奇痛所不忍言況此工原非朝廷必不可已之工祇欲救此災民耳乃反致疊災之民生者流離死者暴露豈不大負皇上救民之意與不可行者一也河臣之議先築圍埂車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等語臣鄉土鬆地薄三尺之下原無乾土况積水多年而取土於積水之中又運此一簣之土投之洶湧浩瀚之內其工固不易成卽成亦將速壞不可行者二也河臣之議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丈是堤內之水高於民間廬舍多矣夫以數里之河丈餘之水停蓄於廬舍之上伏秋之時風雨驟至波湧浪激其勢必至於潰潰

而南則邵伯以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鱉潰而北則高郵以北之百萬生靈俱爲魚鱉田廬邱墓又不足道矣卽當未潰之時而厝火積薪之憂燕雀處堂之懼豈復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者三也至於堤高一丈六尺則河內之水可下流而入於田田內之水豈能上流而入於河乎不能入於河卽不能入於海雖糜帑藏竭民力而爲之終於七邑之田無濟焉不可行者四也臣萊臣國黻臣中柱寶應人臣爲旭臣師竣江都人臣鎧臣象隨臣始恢臣謙吉臣睿臣新杼山陽人與開河地方並無田廬邱墓因仰見我皇上深仁厚澤薄海內外無

不霑被而軫念淮揚尤切淮揚之人雖被災獨苦而受  
皇上之恩亦獨深况臣等誼屬維桑甯無測隱之心若  
徇私畏禍不以實對上負皇上下負蒼生不但難逃皇  
上斧鉞亦清議所不容鄉評所共棄矣臣萊等謹議

右先

大夫濬海口議草今編修湯君右曾手書此議初為疏稿首給事中劉君國黻會先  
大夫入直既奏對乃更為公議首先大夫其改注處先大夫筆也先是河道總督靳  
輔於淮揚漕堤間建減水壩數處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山陽江都泰州七邑漕為巨  
浸民咸冀濬海口故道以洩積水而輔亦欲興大工為侵蠹計乃屬御史某疏請會  
上巡歷江淮目擊水患命官往勸覆奏如御史言上可其奏命按察司于公成龍董  
其役輔大失望乃更創一議上疏其略曰下河田畝被積水沈淹者自明代已然患  
非一日矣淮揚之人多侈言治法不過執禹貢治下流之說挑海口淤沙洩內地積  
水不知禹貢治下流因兗州地窪然也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宋臣范仲淹  
築堤障之若挑海口則引潮內侵與范隄之意相背治之之法在束水注海而已內  
地既卑於海潮五尺應築隄高一丈六尺束一丈之水水高一丈則高於海潮五尺  
趨海之勢必速矣運河減水插壩何止數十處七州縣河渠溝港何止數十道若一  
概築堤費何止千餘萬今將高郵城北并邵伯鎮北零星插壩俱塞於高郵城南邵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策議

十二

藝文志

伯鎮南建大石插二俾洪澤湖并天長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五里  
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并新建大插洩十分之八邵伯鎮南減水壩并新建大插洩  
十分之二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平由芒稻河入江半由串場河入海高郵城南所洩  
之水應自車邏鎮築大橫堤一道抵高郵再自高郵城東築大堤二道歷興化白駒  
至海東各壩洩下之水直抵大洋其窪區築堤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海灘  
築堤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至水工堤堰艱於取土者舊例每方給銀三錢然近  
者數里外遠者一二十里今此堤興築於萬頃汪洋一望無際之中近者數十里見  
土遠者百餘里見土即加倍計之需帑三百六十餘萬又夫船兩難不知竣於何日  
臣作就近取土之策其法先定地基船裝遠土於水內築圍 出水二尺寬三十  
丈長五十丈埤成將埤內之水車乾離堤十五丈外挖土運至堤基之上築成大堤  
堤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堤每一丈土九十六方方止需銀二錢六分計  
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較尋常工費約省過半白駒場至海口挑大河  
二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自白駒場北至廟灣南歷海安泰州至芒稻河築隄十五  
萬丈銀七十六萬八千兩建大石插并木涵洞銀八萬兩又水工大堤捲埽鑲護銀  
一十五萬三千九百兩又白駒場至海口堤亦用草防護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共銀  
二百七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兩工三年告竣臣又念請帑二百七十八萬無補苴  
計非臣所安此項暫為借支工竣七年償因田畝興工者於田畝償因運鹽興工者  
於鹽引償田畝償者銀一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兩鹽引償者銀八十一萬三  
千兩臣遍歷七州縣按廣袤之遠近可得田十四五萬頃而七州縣全書所載額田  
不過十一萬頃是額外餘田不下四五萬頃即以泰州論平衍廣闊應有田四五萬

頃今全書額田僅九千二百餘頃蓋所種實田止此餘皆沮洳沉沒之區耳一州如此他可類推今臣逐一清丈將全書原額數內之田盡行給主其原額外者曰額餘官田臣督能吏構草舍備牛種給衣食俾無告災黎有安居得業之樂初年仿民間佃戶例各分籽粒三年後仿民間授受例納佃價於官給爲永業此等田地每畝直銀一二三兩最瘠者方在一兩內今肥者止取佃價一兩二錢瘠者止取佃價六錢額餘官田最少亦三萬頃可得銀二百七十萬以一百九十六萬抵借支其七十六萬將高家堰堤工并山寶高江堤工更加堅厚以下河開懇餘資爲永安河工至計眞國計民生萬世利也此佃價二百七十萬乃必然可得之數又民情所最樂者所謂田畝償者此也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盤駁費一二錢不等今止令每引歲納銀九分七年之後免再納每年可得銀十二萬此必然可得之數所謂引鹽償者此也此工設監理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工竣加二級從優卽陞里誤者還職再設廳官六員佐貳官十九員清查地畝督墾開屯俟國帑二百七十餘萬補還日加三級從優卽陞非正途者視正途例陞轉等語疏下九卿議皆如輔言上顧工部尙書杜公棨曰此爾部事輔言果有益耶杜公奏曰皇上允行眞萬世利上曰涸出田畝起科足矣何取佃價爲越二日上召輔暨于公面詢于公盡斥輔議上遍詢廷臣皆是輔乃敕詢七州縣之官京師者輔屬其幕客仲誠詣先大夫許以十萬金先大夫揮之去是夕中允李公等集先大夫邸先大夫慷慨流涕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五百員銓政壞矣派夫至數十萬騷動者不知幾千里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旣成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堤曰派夫旣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大堤築時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

## 寶應縣志

### 卷二十四

#### 策議

#### 十三

#### 藝文志

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爲村爲落一百八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一百八十丈以外亦將動以虛聲收其實賄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之內有漏網者乎築堤之害如此夫一名日給銀四分例也曩河工給夫者未能三一每里每甲每夫月費銀二兩許一州一縣或役數百人千人或數十日數月今三工並興勢且遍及鄰省而下河州縣少亦派夫一萬又三年之久是每州縣每年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派夫之害如此且夫棄三萬六千丈之田廬墟墓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者何哉救七州縣之田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蒔也工旣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乃沒其產而絕其食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賦起科不同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其賦則未嘗不同今但據全書之數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以泰州論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三十頃而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賣田之害如此向高江漕堤雖屢決闊不餘十丈今一百八十丈之河引洪澤湖之水注其中又渟瀆於一丈六尺之上而恃一線爛泥之堤何必待伏秋時狂風暴雨而始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村落何有廬墓正不知數百萬人民此時歸何處也且淮水西來直趨高寶築高堰障之以存淮揚也今引洪澤湖由此入海兩郡從茲淪沒矣今日事我輩當以死爭之時進士吳君世杰在座伏地叩首曰公言及此七邑當世世尸祝公矣先大夫乃屬草未上明日記注起居上問內閣學士徐公乾學徐公奏從輔言功可成上顧先大夫曰爾云何先大夫奏曰從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輔議工難成且捐民間田畝廬墓甚多上注視久之先大夫又奏曰河臣之議築堤一丈六

尺束水一丈河高出民屋之上水中取土甚難水中建堤堤豈能固伏秋之時一旦潰決百萬生靈俱爲魚鼈此斷斷不可行者上曰此事不可有私也開河之地有爾田宅乎先大夫奏曰臣實應人去開河地一百八十里不但無臣田宅并與實應無與但此工原非朝廷萬不可已之工乃皇上救百姓者皇上行此救民之事斬輔不應建此害民之議上大悅顧閣臣曰如此言斬輔于成龍之議縱皆能成功終是成龍之議便民此工果非萬不可已之工原屬朕救民之事既有害於民何可行上又問先大夫曰爾言如此七邑人俱與爾同否先大夫奏曰俱與臣同上命賜茶先大夫謝恩退明日上公議上覽之再曰朕救民耳詎知累民至此乎會有言宜問百姓者乃命工部尙書薩穆哈等出詢淮揚百姓狀薩穆哈等度上不用輔議因詐言民不便請兩寢之明年江蘇巡撫湯公斌內召爲上言濟海口便民遂發薩穆哈等詐上大怒立罷薩穆哈等發帑金命工部侍郎孫公在豐會全于公湯公暨先大夫面酌事宜卒如先大夫前議是年八月先大夫竟坐此議非所應上削籍歸崇烈按河臣奏稿累萬餘言覽者多不能竟又是時河務諸疏多匿不發抄天下或無以窺其陰計之所在而亦未盡知先大夫此議之有造於七邑者如此其大且遠也崇烈恐世遠事湮傳聞互異後之載筆者耳目不接考據無由萬一有所謬戾竊敢私記其本末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觀覽焉康熙戊寅冬男崇烈謹記

### 朱澤灃治河三策

黃河爲害於淮揚兩郡數百年矣近者六壩塞清口開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策議

十四

藝文志

淮入於河漸有成效四十四年淮水暴漲遂至壅決水小而安瀾無恙水大而泛溢無紀恐非百年不敝之道淮水旣不宜中洩水盛之時北出無由積而爲漫爲決衍溢土田傾灌城邑當事者心憂亦草茅之士所素料者使捐七邑之地以受淮可使淮黃安流亦必預爲措置況棄其地淮必不可合黃又必不可由高寶以入海徒滋其害無有已時水之發六七年一見四三年一見得治水之善策或百年不敝患格於成說而不行耳禹貢九河湮沒難考後儒紛紛無從證據漢興以來河之分合歷代不一大要皆入海於東北不入海於東南宋

神宗時王安石入李公義之言以開直河大決澶州曹村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哲宗時雖以文彥博呂大防之賢亦以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此宋導河南行之失也元末河決賈魯充河防使發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達白茅又自黃陵西至揚青村疏河南故道興工五閱月此元末導河南行之失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北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永樂九年宋禮濬會通河南入淮遂定漕事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

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者楊一魁之策主分黃於上也築高堰塞崔鎮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使無留行而又近爲縷堤外爲遙堤水益淺遠不至旁決者潘季馴之策主於淮黃合也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河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可洩者張企程之策主於疏淮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河強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礙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南河一復爲利無窮者王士性之策主分黃於下也明臣河策不可枚舉略集數說以著其概夫河歷秦漢禹之故道已失歷宋元又遷而南今日之河之不能北猶秦漢之河不能復禹迹也程子曰善爲治者得聖人之意而不拘其迹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非聖人之達道居今日之勢必使河入於衛如霍黃之說理非不合勢不能行今日之衛小於河數倍導河於衛衛安能受即使暫受濬滑大名曹開陽穀等處必致大決勢且衝張秋沙灣挾濟汶之水以東漕運橫



阻宏治六年其已事也不得其意而拘其迹利尙未興  
害已立見豈通儒之論哉若夫用楊一魁之策以疏黃  
用張企程之策以疏淮用潘季馴之策以治淮黃下流  
固百餘年兼而行之者何以積久不效黃高淮壅一遇  
靈雨處處衝決遂至此極也夫季馴之策束水不得北  
徙並趨入海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蓋桃清黃河闊止二  
三里二水陡發必不能容上決崔鎮下決安東馬邏可  
料而知且黃強淮弱周家橋不能驟泄高堰六壩安能  
無虞七邑生民盡化魚鼈誠有如楊一魁所云涓滴不  
外泄濁沙日澱河身日高遏泗汶壅清淮者矣獨王士  
寶應縣志

勢平行者導之使北以讓淮今清河之北明明故道可  
循久而不舉誠可怪也愚生長東南足跡未及河南宿  
遷清河往來再三見夫三義崔鎮衆興漁溝一望平行  
夏秋水盛劉老澗王營大壩黃水泛溢不由軌道若由  
清河縣西浚成大河由縣北而東直接草灣河不過數  
十里使黃分於北則淮之清口一往無阻雖值伏秋有  
周家橋六壩量泄於上有全河以注於下則淮揚七邑  
可以安枕矣夫黃至清河其必分者勢也開封而東或  
二或三時淤時浚分不一道獨至清河則歸於一黃至  
清河將入海之處也九河亦將入海之處也禹分黃而  
爲九今合淮黃而爲一欲黃不灌淮淮不東潰得乎哉  
此以知王士性之見高諸賢一等也議者必以黃河獨  
行易至淤澱爲言不知黃河自徐州東南皆獨行也至  
宿遷清河則泗汶沂沭之水由運河入黃不澱於睢邳  
之間而澱於清河以下有是理乎所難者導河使北殊  
費經營必河身遼遠較之今河更廣且深又堅其入口  
東岸之處創爲石堤如獲嘉以東之太行堤舊老堤僅  
分三分之一以入淮則漕舟出通濟插沂淮入黃轉沂新  
河曲折之間無有險阻又或自淮黃分流之後因勢幫  
築直建長堤自清河縣西南至東北使黃不通淮東過

安東方會淮入海其淮黃相隔之堤置石插以通漕舟  
漕舟過盡則下板堅閉不許民船往來此在任工之員  
斟酌時宜者也河之南行始於賈魯白昂繼之劉大夏  
又繼之嗣此黃凡北決必疏河南以分其勢今欲淮不  
東潰惟在分黃賈讓以徙冀州之民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爲上策關並韓牧輩皆主之若能棄清河  
北境數十里之地多其內外之堤任河游衍縱有衝決  
不爲大害況漁溝左右實舊河所經草灣至赤晏廟可  
以分黃則三義鎮至草灣河亦可分黃矣安東之西不  
受其害則清河之北亦不受害矣如使黃不與淮分鮮  
有治理積之之久河高堤險天時人事交會其窮東南  
城郭人民宛在水中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夫事之費  
廣而必行者原未易易明世宗時盛應期議開新渠以  
土皆沙疏隨淤弗績而罷後三十年終尋應期所開故  
道疏鑿之分黃之役浩大難舉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  
後撮土勺水之見未知有當於今日否治河者未言河  
之利先防河之害歐陽公云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  
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黃至清河其下流矣其將  
入海矣王士性之說正所謂疏而浚之者按淮安地勢  
有三策焉三策不行貽患近地黃尙未分而左右之民

罹於湛溺不可不預爲籌畫者也一曰徙清河安東兩縣古之作堤者去河數十里使水有所游盪不貪其利兩縣瀕大河今復開河導黃北流上溢則漫清河下決則淹安東勢所必至況兩縣之宜徙究不係乎開河與否水漲時兩縣南關竟成水門居民半在水中終於漂沒不容一日安枕者特以開河北流尤宜亟亟且不獨徙縣治於高阜已也近河之田十數里皆屬於河發帑金給所徙之民以當田舍之質然後浚河於漁溝草灣等處則河得其道不爲民患矣二曰清理各套雲梯關以下本近河在官之地每年植柴備河工掃用近爲土

豪所墊豪私其利官私其稅漸占漸遠有所謂攔黃壩者使河去不速累歲淤澱職此之由夫近河之在民者猶當給價使歸於公況地本在官而民占之其較漢之白馬堤大金隄爲民居數重者相去幾何此其急宜清理者也三曰幫築清江浦堤清江以東冬春水涸民居水上及至夏秋民居水下止靠一線危堤以爲保障雖欲分黃不能必其不徙必修築堅固不使其倏南倏北則善矣夫河之所在無數十年不變之勢一旦開河北流遂通暢無阻與淮隔絕不至潰決恐不能得一有壅塞衝淮而南則浮議騰起撓者百端不知河之自北而

南匪朝伊夕則河之自南而北亦匪朝伊夕惟相其勢之所宜棄一方之地防將然之害而斷行之雖小有患不爲搖奪方能成功此在有識者審其輕重也凡舉大事不得其人不能成也得其人不得其時不能成也易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其人與其謀皆可救一時之患立百年之防而不信於上不信於下淹滯不行非時之不可使然乎夫時之不可其迹似有所難爲之說者曰河北地仰河南地俯不俯而仰是逆水性卽以南趨阻漕之說應之彼將曰濬河則虧國帑廢民田卽以漂民決堤之說應之彼又將曰補救者費小驟興者費大卽

曉以縱河游盪分黃利淮之故彼終不信是故革而信之爲難則知時之不可強爲也上策不可強爲當修其次者高堰六壩宜堅不宜高堅則固高則險山鹽高寶江泰興化卑於洪澤湖不啻尋丈不使淮黃截然分流非策也必欲障全淮會黃於清河涓滴不使東流亦非策也惟以康熙三十五年四十四年之式制插數座水漲至此從插下流入湖由江都茱萸灣高郵通湖插寶應子嬰溝山陽涇河插入東鄉諸湖陸續以歸於海田園雖不盡保城郭庶可無虞若遏淮太甚甚且非常桃清以下兩岸各築遙堤外隄決尙有內堤可恃通濟插

當以時啓閉河雖高不得直下山陽以南運河每年大挑如山東張秋臨清之汶河不使淤澱謹修前代之法而審行之以俟時而已蓋時之廢興雖不可強爲亦因人而轉淮黃合流之後利漕者半病國者半淮揚兩郡之地河因漕而利民者少河因漕而病民者多河之病民其患已成利民者十之一二然猶恃漕小決則興小工大決則興大工萬一漕運北徙山鹽七邑有不爲黃河下流者哉河不能久居其所今合流淮安已三百餘年矣淤益高流益漫釀成必遷之形不遷而北則遷而南若非漕運所在司水者視七邑猶清河安東也不知

濟汶去淮數百里前人導河越濟南流數百年與淮合又數百年淮不勝黃黃再南徙勢如奔馬無可控御挾淮合江理所必然置七邑爲蛟宮已非善策乃使黃河合江四瀆混亂天地之脈紊神禹之功泯明明宇宙患豈及此然則河之宜挽而北此其時也

劉台斗黃河南趨議

竊謂自禹及宋黃河五遷愈趨愈南然而順水之性宜障之使北不可導之使南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舍舊圖

新亦因勢利導之機然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漫口數百丈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流緩流緩沙停難成一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地或東或西十數日間忽深忽淺河無定形溜無定勢難成二漫口向南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暢流歸海難成三改河必築高堤又須于清黃交界處隔一橫堤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無可施取土無所出難成四湖者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形如盂釜外滿內凹水滿則溢水平則停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以瀕湖地勢較河身爲低故其流似暢究之湖外海灘仍形高仰非有建瓴之勢昔禹疏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水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今射陽湖口河流趨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由低入高難成五更有不可不慮者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尚且淹漫數縣停蓄數月閉壩乃漸涸若分射陽湖爲黃河之道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入下河不能容納可慮一運河插洞之水亦歸下河若

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田爲壑可慮二淮南鹽場東南財賦之藪沿海場垣瀕于鹽阜若逼近黃流淡水旁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可慮三至於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甯地勢高於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就下之勢必入興鹽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江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大變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

劉寶楠修建寶應祀典議

寶應名宦祠祀明知縣劉恩聞人詮李瓚李涑耿隨龍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策議

二四

藝文志

鄉賢祠在明則祀大理寺少卿袁復應天府尹冀綺江陵縣知縣朱訥陝西按察使仲本雲南布政司左參政朱應登浙江布政司左參議范韶湖廣按察司副使朱嘉會戶部山西司郎中張習四川布政司左參政張旦九江府知府朱曰藩兵部職方司主事劉永澄掌河南道御史喬可聘在國朝則祀增廣生朱澤雲翰林院編修王懋竝案府縣志名宦祠外有李襄敏祠祀明巡撫都御史李遂劉公祠祀淮揚海防副使劉景韶應公祠祀工部郎中應存性姜公祠祀海防參政姜廷頤明代民苦徭役嘉靖時倭患甚劇李劉爲寶應築城禦倭姜



亦有禦倭功應築隄不役民並報祀焉又崇報祠祀明  
工部尚書楊兆巡撫都御史李世達王廷瞻巡按御史  
馬允登巡鹽御史蔡時鼎給事中陳大科工部郎中許  
應達刑部主事羅用敬工部郎中陳瑛淮揚海防副使  
舒大猷淮徐兵備副使莫與齊南直隸督糧參政馮敏  
功凡十二人並開宏濟河以避汜光湖險者又知縣聞  
人公二李公耿公劉達各有生祠知縣沈錫鼎有木主  
祀於文昌宮今諸祀多廢鄉賢祠外甯國寺同善會局  
舊有四賢堂祀明御史喬可聘廩膳生劉心學國朝封  
中書舍人附學生朱爾遠泰和縣知縣王有容畫川書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策議

二五

藝文志

院景賢堂祀國朝翰林院侍讀喬萊四賢者創同善會  
福鄉人歲久停廢乾隆中白水縣知縣王希伊修復舊  
規具牒有司請祀四公春秋祠享畫川書院侍讀縱權  
園也嘉慶初改建書院立侍讀木主祀焉今景賢之祀  
存而四賢之祀廢夫名宦鄉賢之祀由士大夫具牒歷  
縣府及諸大吏以達於朝非有力者不能舉報又在學  
宮重地春秋時祀僅一啓門祭畢人散終歲扃閉士民  
雖欲具肴醑潔豆樽輸麥飯之忠効瓣香之敬而跂足  
橋門遙瞻廟貌宮牆萬仞攀仰靡從是以各郡縣多會  
祠祀其守令及其鄉先生之賢者而郡邑賢大夫亦樂

與士民廛前哲之去思仰先正之遺軌藉以存美風化  
惇厲人倫今江南江甯青溪之先賢祠凡生長金陵及  
仕宦客寓有芳名茂績者祀焉浙江杭州金沙港三祠  
浙之大吏守令賢而歿者浙人仕而有功德者未仕或  
布衣而有學行爲民表率者皆祀焉然則易檐飾廟興  
廢舉闕時享月醮以會法食非鄉士大夫之責歟自明  
以來大吏之有功於寶應者襄敏諸公外工部尚書潘  
季馴隄白馬湖心爲河工部尚書劉東星開界首月河  
贈太僕少卿黃清堅築寶應河隄以勞瘝卒於行館並  
皆遺愛在民聲施不朽其長貳之賢者知縣則鄧繼曾  
寶應縣志

岳東升韓介陳燿孫鍾皋孫蕙張增謝宣吳春潑主簿  
則張隆徐志高葉均教諭則危澄倪鑑汪文盛華允謀  
訓導則張鼎其鄉先生之賢者吏部考功司主事陳晟  
高州府知府鄭得江西按察司副使楊允戶部山西司  
郎中鄭禮貴州道御史高昭南昌縣知縣蕭韶濟甯州  
知州周密建昌府通判祁詮平度州同知王鳳四川道  
御史張稷常甯縣知縣許肇高州府推官王思賢鎮江  
府訓導劉繼善恩選貢生劉永沁舉人張璣增廣生喬  
邁雲南道御史朱克簡武舉人刁神連州知州郭昂晉  
州知州朱約台州府同知成康保眞定府知府劉中柱

鴻臚寺正卿劉國黻諸暨縣知縣朱宸直隸副總督劉師恕處士喬澐臨榆縣知縣袁鯤化吳縣教諭喬汲江陵縣知縣喬汧河南陝汝道陳大復將樂縣知縣劉師點白水縣知縣王希伊平樂府知府王嵩高封工部營繕司主事前靖江縣訓導劉世暮丹徒縣訓導劉台拱瑞州府銅鼓營分防同知劉台斗並未入祀典今擬仿江甯杭州祠祀例以漢二烈士祠之東偏改建祠堂中爲崇報祠祀大吏左爲遺愛祠祀令長右爲先正祠祀鄉先生彙名宦鄉賢及諸祠祀及應祀未與者而次第之崇報祠祀明李遂劉景韶應存性姜廷頤潘季馴黃

清李世達王廷瞻楊兆馬允登蔡時鼎陳大科許應達羅用敬陳瑛舒大猷莫與齊馮敏功劉東星凡十九人遺愛祠祀明危澄張隆倪鑑劉恩聞人詮徐志高鄧繼曾岳東升李瓚李涑韓介耿隨龍陳燿汪文盛華允謀劉達孫鍾皋國朝孫蕙張增沈錫鼎葉均謝宣吳春濬張鼎凡二十四人先正祠祀明袁復陳晟鄭得楊允鄭禮高昭蕭韶周密祁詮王鳳冀綺張稷朱訥仲本朱應登范韶朱嘉會許肇張習張旦朱曰藩王思賢劉繼善劉永澄劉永沁喬可聘劉心學張璣喬邁國朝朱爾遠王有容朱克簡刁神喬萊郭昂朱約成康保劉中柱劉

國黻朱宸劉師恕朱澤灃王懋竝喬灌袁鯤化喬汲喬  
汧陳大復劉師點王希伊王嵩高劉世蕃劉台拱劉台  
斗凡五十四人皆斷自明初迄於近代不及宋元以上  
者耳目不相接澤不在民故也春秋二仲上丁之祭畢  
鄉人士君子釋奠於三祠退與父老餞於俟神之堂飲  
福而罷有三善焉羣公有捍禦之功有休養之澤桐鄉  
之戀歿而不忘衆靈踰焉來食茲土克歆裡祀嘉惠黎  
烝甘雨和風災沴不作善一也鄉先生圭璧飭躬山斗  
作則聞風興起百世不渝會食一堂子姓咸在仰瞻帷  
帟俯察几筵春露秋霜增其悽愴箴頑懦之習生仁孝  
寶應縣志

卷二十四

策議

二八

藝文志

之思善二也鄉人醵錢修上案食醊具退而養老故家  
舊族莫非親姻歲再合食以明惇睦化澆砭薄釋紛平  
競貴不犯齒卑不陵尊禮讓聿興風俗悃厚善三也道  
光八年二月